

# “青徐天键”话莒州

□徐进

2021年7月，日照市莒县文旅新地标——莒国古城开门迎客。古城北门——拱辰门上方矗立一座城楼，朝北的一面悬一横匾“青徐天键”，朝南的一面则是“海岱雄风”。由于古城游览路线是由北向南，因此“青徐天键”是古城留给八方游客的第一印象。

“海岱雄风”四字，相信对山东稍有所了解的人即知其含义，岱者泰山也。但要理解“青徐天键”，游客就需要更深一些的史地知识了。键者，锁钥也，天键形容的是通江达海、辐射八方的战略要地。青、徐则指大禹治水、分划九州时的青州与徐州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“海岱惟青州……浮于汶，达于济。”“海、岱及淮惟徐州……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河。”具体地说，青州与徐州以山东的脊梁——泰沂山脉为界，往北到渤海之滨为青州，大约囊括今天省会济南的黄河以南辖区，以及淄、潍、青、烟、威等市。往南到淮河为徐州，山东境内包含济宁、枣庄、临沂与日照。显然，“青徐天键”意在说明莒地是连接青州与徐州的锁钥。地方志记载，乾隆三十八年(1773)，莒州知州覃志京捐出官俸，扩建州署，并在门前竖立一座牌坊，题曰“青徐天键”，此即“青徐天键”匾的由来。

然而，仔细观察历史地图，无论先秦时代雄踞一方的莒国，还是后世的莒州、莒县，其辖境大都位于泰沂山脉以南，只有最北面的东莞乡(即汉代著名的东莞郡郡治)进入了沂山腹地，是潍河流域与沂沭河流域的分水岭。雍正《莒州志》云：“青州之域十一，徐州之域十九。”这样看，“青徐天键”是否有些名不副实呢？

笔者认为，覃知州挥毫写下“青徐天键”时，考虑的或许不是莒州的地理位置，而是明清两代莒州的人口构成和商路网络。地方志记载，元朝末年，以莒州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陷入战乱，民众星散。明朝建立后，外地移民重构了莒州的人口版图。后来直到清末、民国，莒州都比较安定，未再发生大规模的民众迁徙，因此许多莒州族谱均以明初或明中叶为家族史的源头。著名社会史学者、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考察了196份莒州族谱，其中146份明确记载始祖系明代由外地迁莒。考察他们的迁出地，最多的是苏北，有68份，其中海州(今江苏连云港市)一地便占了62份，以至于许多族谱记载老家位于“海州云台山当路村”、“海州东海县十八村”等，堪比闻名全国的“山西洪洞大槐树”移民记忆。其次便是省内的青州、登

州、莱州三府，相当于今日的鲁中及胶东半岛地区，共47份。显然，根据《尚书·禹贡》，海州属古徐州，青、登、莱三府属古青州，两地的人口与文化就这样在莒州交汇，塑造了全新的莒文化。并且明清两代的莒州辖地甚广，包括今天的莒县与莒南县全境，以及五莲、诸城的一小部分，正好南接海州府，北接青州府的安丘、临朐诸县，移民落脚相对便捷。水沟坡曹氏族谱记载，其先祖于明初由海州迁徙到诸城、安丘一带，复于景泰年间(1450-1457)折回，最终落脚莒州，至民国已传十七世。双凤山管氏族谱记载，其先祖原籍胶东，两宋之际迁往海州，洪武时又至莒州，后在莒州分为八大支，修宗祠、置祭田，俨然一方巨族。可见在明代的移民大潮中，莒州是连通青、徐两地的要道与枢纽。

另一方面，鲁东南地区自古虽不以商贸闻名，但也有一些商路通往日照、海州等沿海地区，以及鲁西南、苏北的运河码头。最主要的商路叫“潍台路”，自潍县(今潍坊市)始，先向南至诸城，复折向西南，由东北——西南方向贯穿莒州，直达沂州府(今临沂市区)；复折向西，经兰陵、峯县(今枣庄市峯城区)，最终抵达运河大码头台儿庄，全程约350公里。这条商路大约形成于清初(台儿庄于明万历年间形成码头)，是南北货物先经运河、再销往鲁东南乃至胶东的唯一通道。1926年潍台路大修，将其扩建为汽车道。后来，潍台路延伸到徐州，称“潍徐公路”，即今206国道潍坊至徐州段。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莒县地名志中，“潍徐干线”是莒县排名第一的主干道，也是第一条全线铺设柏油路面的道路。其次是一条西北——东南向的商路，西北接沂水，东南至日照，与潍台路呈“X”形在莒州州城交汇。据学者研究，鲁东南一带的土产多循此路运输至日照，然后再走海路，北上天津，南下江淮，其中便包括莒州出产的一类大宗货物——棉布。与走潍台路转运河相比较，只要顺风顺水、海况良好，自然能够节省不少物流成本。

由此可见，虽然莒州辖境几乎都位于泰沂山脉以南，但从明清两代的人口构成和交通、商贸网络上，莒州实为连通古青州与古徐州两块地域的桥梁与枢纽，“青徐天键”名副其实。今天，在莒县城区呈棋盘状排列、朝向均为正南正北的道路网络中，有一条东北——西南方向斜穿城区的道路非常显眼，这便是老潍徐路。道路两旁仍有许多汽修店、五金店，引人遐思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)

## 在临沂撞见王羲之

□周德全

临摹《圣教序》五年多，1904个字反复揣摩，从形似到神似，却始终如隔雾观花。字帖中的王羲之，仿佛被怀仁的刀锋凝固成一尊完美的雕塑——结构工整，笔法精妙，却少了些血肉的温度。正如书法评论所言，《圣教序》的“完美”反而成了桎梏，它“丢掉了细节”，让临习者陷入对结字的机械模仿，而忽略了笔锋流转间的生命律动。直到我踏上临沂的土地，这座被称为“书圣故里”的城市，才让我在历史的褶皱中，撞见一个更加鲜活的王羲之。

临沂的街头巷尾，处处是书法的影子。洗砚池畔的墨香、晒书台上的光影、晋墓群的沉默，都像是王羲之留下的笔触。这座城市对书圣的追慕，并非仅停留在符号化的纪念，而是将他的精神融入城市的肌理——从“水、绿、文”三大核心元素重构的故里片区，到“一河两街九巷”的古城格局，临沂以空间叙事的方式，将书法文化的虚实相生、动静相宜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这里，书法不仅是艺术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临沂的王羲之故里片区，既保护了洗砚池晋墓群等历史遗迹的“原真性”，又通过水系贯通、绿道延展和文创产业的植入，让古街区焕发发现代活力。这种“以用促保”的理念，恰似书法创作中的“守正创新”——既需遵循传统法度，又要在笔势的疾徐、墨色的浓淡中注入个人的呼吸与情感。

在临沂的羲之文化园区，一场关于“自然书写”的启示悄然浮现。有学者提出，书法应回归“技法与天性的兼顾”，追求“庖丁解牛与解衣般礴的合体”。这与临沂的改造逻辑

不谋而合——片区不仅复现了“曲水流觞”的雅集场景，更通过“非遗工坊”“最美菜市场”等烟火气的设计，让书法从庙堂走入市井。

这种“接地气”的文化表达，恰是突破《圣教序》局限的关键。临帖时，我常困于对“趯掣”(笔画的加速与刹车)的机械模仿，却忽视了王羲之书写时的情境：兰亭雅集的微醺、尺牍往来的率性。而临沂的改造，正试图还原这种情境——青龙河慢生活区的闲适、琅琊趣玩街区的灵动，无不让人联想到《兰亭序》中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的意境。在这里，书法不再是碑帖上的标本，而是流动的生活美学。

书法的生命力，源于整体与局部的动态平衡。正如城市改造需统筹“水、绿、文”，笔墨亦需在结构、节奏与意境间找到支点。若将《圣教序》的结字比作临沂的历史遗存，那么“运笔”便是贯穿其中的水脉与绿道。唯有让笔锋如洄河水般自然流淌，才能写出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的“我法”。

离开临沂时，我带着一块从洗砚池畔拾回的青石。石上斑驳的纹路，像是千年未干的墨迹。这座城市教会我：书法不仅是纸上的艺术，更是时空交错的叙事。临沂的改造，以“水”润泽文化根脉，以“绿”舒展历史肌理，以“文”激活城市灵魂——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宏大的“行书”？

回望《圣教序》，我终于明白，临帖的终极目的，并非复制完美，而是通过笔墨与古人对话，在城市的褶皱中寻找自己的呼吸。正如临沂的王羲之，从未远去——他活在洄河的波光里、街巷的烟火中，也活在一记普通习书者的顿悟瞬间。

(本文作者任职于安徽省寿县永安中医院)

## 新柳迷人

□鲍安顺

每天到湖畔走走，看了一个冬季的柳，由绿色变成金色，然后短暂落叶，细丝飘飘，在寒风里仍然细柔轻盈。

绿色，是柳在一年里的主色调，翠柳生烟，盈目怡心，迷离朦胧。金柳，非常耀眼，却只有几天的辉煌，就烟消云散，在深冬落尽。柳的落叶期很短暂，不到一个月，它又新芽微出，绿意春动。柳在立春后，渐吐新叶，生出翠盈新丝，迷人风光。

万物生长，不负春光，那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，万物起始，一切更生之时。唐代诗人刘长卿，在他的《立春》诗里写道：“谁家二月煮新丝，一江黄鲫应不识。”诗意是说，立春后的二月里，春意渐起，白雪掩藏下的柳树绿芽，悄悄探出了头，很快就新丝长成，垂到了水里，或倒映水面。那“煮新丝”之说，是形容二月柳枝新荣，煞是迷人。在立春后，柳映春水的景象，让江水里的黄鲫鱼，在经历了漫长的冬季后，不再认识了。是呀，那春之生机盎然，柳态之美，都是新鲜的，有着异样的风光，异样的生气，异于寒冬，大不一样了。

立春后，日暖烟轻，春与人宜。在《汉官春·立春日》里就有记载：“春已归来，看美人头上，袅袅春幡……却笑东风从此，便熏梅染柳，更没些闲。”诗里的“染柳”，犹如“二月煮新丝”，那“立春一日，百草

回芽”，大自然万物复苏，柳更欣喜，它是春发新绿的前奏，春意盎然的新嫁娘。

大地和春暖，二月煮新丝，在正月里，立春是冬去春来的气象节点，以柳叶吐绿为代喻，最为恰如其分，符合立春的气象特点。唐代诗人，写二月春柳者众多，其中温庭筠有一句：“弱柳千条杏一枝，半含春雨半垂丝。”那景致含羞，弱柳婆娑起舞，春雨生烟，春意若隐若现。唐代诗人王之涣有一句经典写柳诗句：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成千古佳句，妙不可言。贺知章写柳精彩：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那二月春风似剪刀，剪出的柳叶，也似剪刀，形象生动，让人思绪万千，心驰神往。

唐代诗人聂夷中，在他的《咏田家》中写有一句：“二月卖新丝，五月粜新谷。”那诗里的“卖新丝”，不是指柳丝，是蚕农养殖的蚕丝，那蚕在二月尚未结茧，蚕丝早就成了抵债之物。那诗意里充满悲情，无法与立春的景象相比。

立春了，白昼渐长，太阳渐暖，春天的序幕揭开了，意味着冬藏结束，万物萌发。我们数着春夏秋冬，从小到大，从大到老，看着冬走尽，春又回。从立春，是春的开始，一年的希望，有柳的美好，人的愿望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